

四庫全書精華

國際文化出版公司



R
Z 225
2/9

四庫全書精華

第十九冊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晏子春秋卷二

詳校官編修臣范來宗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錄監生臣陳文斗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七

晏子春秋

傳記類二 名人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晏子春秋八卷舊本題齊晏嬰撰
晁公武讀書志嬰相景公此書著其行事及
諫諍之言崇文總目謂後人採嬰行事為之
非嬰所撰然則是書所記乃唐人魏徵諫錄
李絳論事集之流特失其編次者之姓名耳

欽定四庫全書

晏子春秋

題為嬰者依託也其中如王士禎池北偶談
所摘齊景公國人一事鄙倍荒唐殆同戲劇
則妄人又有所竄入非原本矣劉向班固俱
列之儒家中惟柳宗元以為墨子之徒有齊
人者為之其言多尚兼愛非厚葬久喪者又
往往言墨子聞其道而稱之薛季宣浪語集
又以為孔叢子詰墨諸條今皆見晏子書中
則嬰之學實出于墨蓋嬰雖畧在墨翟前而

史角止魯實在惠公之時見呂氏春秋仲春
記尚染篇故嬰能先宗其說也其書自史記
管晏列傳已稱為晏子春秋故劉知幾史通
稱晏子虞卿呂氏陸賈其書篇第本無年月
而亦謂之春秋然漢志惟作晏子隋志乃名
春秋蓋二名兼行也漢志隋志皆作八篇至
陳氏晁氏書目乃皆作十二卷蓋篇帙已多
有更改矣此為明季氏綿眇閣刻本內篇分
諫上諫下問上問下雜上雜下六篇外篇上
下二篇與漢志八篇之數相合若世所傳烏
程閔氏刻本以一事而內篇外篇複見所記
大同小異者悉移而夾註內篇下殊為變亂
無緒今故仍從此本著錄庶幾猶畧近古焉
乾隆四十五年十一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莊公奮乎勇力不顧於行義勇力之士無忌於國貴戚
不厲善過邇不引過故晏子見公公曰古者亦有徒以
勇力立於世者乎晏子對曰嬰聞之輕死以行禮謂之
勇誅暴不避彊謂之力故勇力之立也以行其禮義也
湯武用兵而不為逆并國而不為貪仁義之理也誅暴
不避彊替罪不避衆勇力之行也古之為勇力者行禮
義也今上無仁義之理下無替罪誅暴之行而徒以勇
力立於世則諸侯行之以國危匹夫行之以家殘昔夏
之衰也有推侈大戲殷之衰也有貴仲惡來足走千里
手裂兕虎任之以力凌轢天下威戮無罪崇尚勇力不
顧義理是以桀紂以滅殷夏以衰今公自奮乎勇力不
顧乎行義勇力之士無忌於國身立威彊行本淫暴貴

戚不薦善通遇不引過反聖王之德而循滅君之行用此者嬰未聞有也

景公飲酒酣曰今日願與諸大夫為樂飲請無為禮晏子蹴然改容曰君之言過矣羣臣固欲君之無禮也力多足以勝其長勇多足以弑君而禮不使也禽獸矣力為政彊者犯弱故曰易主今君去禮則是禽獸也羣臣以力為政彊者犯弱而日易主君將安立矣凡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禮也故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遘死禮不可無也公酒而不聽少間公出晏子不起公入不起交舉則先飲公怒色變抑手疾視曰嚮者夫子之教寡人無禮之不可也寡人出入不起交舉則先飲禮也晏子避席再拜稽首而請曰嬰敢與君言而忘之乎臣以致無禮之實也君若欲無禮此是已公曰若是孤之罪也夫子就席寡人聞命矣觴三行遂罷酒蓋是後也飭法修禮以治國政而百姓肅也

景公飲酒醒三日而後發晏子見曰君病酒乎公曰然

晏子曰古之飲酒也足以通氣合好而已矣故男不羣樂以妨事女不羣樂以妨功男女羣樂者周觴五獻過之者誅君身服之故外無怨治內無亂行今一日飲酒而三日寢之國治怒乎外左右亂乎內以刑罰自防者勸乎為非以賞譽自勸者惰乎為善上離德行民輕賞罰失所以為國矣願君節之也

景公飲酒七日七夜不止弦章誅曰君欲飲酒七日七夜章願君廢酒也不然章賜死晏子入見公曰章諫吾曰願君之廢酒也不然章賜死如是而聽之則臣為制也不聽又愛其死晏子曰幸矣章遇君也令章遇桀紂者章死久矣于是公遂廢酒

景公之時霖雨十有七日公飲酒日夜相繼晏子請發粟於民三請不見許公命栢遽巡國致能歌者晏子聞之不說遂分家粟於氓致任器於陌徒行見公曰十有七日矣懷寶鄉有數十飢氓里有數家百姓老弱凍寒不得裋褐飢餓不得糟糠散撤無走四顧無告而君不

卹日夜飲酒令國致樂不已馬食府粟狗麀易黍三保之妾俱足梁肉狗馬保妾不已厚乎民氓百姓不亦薄乎故里窮而無告無樂有上矣飢餓而無告無樂有君矣嬰奉數之筴以隨百官之吏民飢餓窮約而無告使上淫涵失本而不卹嬰之罪大矣再拜稽首請身而去遂走而出公從之兼於塗而不能逮今趣駕追晏子其家不及粟米盡於氓任器存於陌公驅及之康內公下車從晏子曰寡人有罪夫子倍棄不援寡人不足以有

欽定四庫全書

晏子集傳

四

約也夫子不顧社稷百姓乎願夫子之幸存寡人寡人請奉齊國之粟米財貨委之百姓多寡輕重惟夫子之令遂拜於途晏子乃返命稟巡氓家有布縷之本而絕食者使有終月之妾絕本之家使有期年之食無妾積之氓與之薪撩使足以畢霖雨令栢巡氓家室不能禦者予之金巡求氓寡用財乏者死三日而畢後者若不用令之罪公出舍損肉撤酒馬不食府粟狗不食飭肉辟拂嗽齊酒徒減賜三日吏告罪上貧氓萬七千家用

粟九十七萬鍾薪撩萬三千乘懷寶二千七百家用金三千公然後就內寢食琴瑟不張鐘鼓不陳晏子請左右與可令歌舞足以留思虞者退之辟拂三千謝於下陳人侍三士侍四出之關外也

晏子朝杜局望羊待於朝晏子曰君奚故不朝對曰君夜發不可以晏子曰何故對曰梁丘據局入歌人虞變齊音晏子退朝命宗祝修禮而拘虞公聞之而怒曰何故而拘虞晏子曰以新樂淫君公曰諸侯之事百官之

欽定四庫全書

晏子集傳

五

政寡人願以請子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夫子無與焉夫樂何失必攻哉對曰夫樂亡而禮從之禮亡而政從之政亡而國從之國衰臣懼君之逆政之行有歌紂作北里幽厲之聲顧夫淫以鄙而偕亡君奚輕變夫故哉公曰不幸有社稷之業不擇言而出之請受命矣景公燕賞於國內萬鍾者三千鍾者五令三出而職計莫之從公怒令免職計令三出而士師莫之從公不說晏子見公謂晏子曰寡人聞君國者愛人則能利之惡

人則能疏之今寡人愛人不能利惡人不能疏失君道矣晏子曰嬰聞之君正臣從謂之順君僻臣從謂之逆今君賞讒諛之民而令吏必從則是使君失其道臣失其守也先王之立愛以勸善也其立惡以禁暴也昔者三代之興也利於國者愛之害於國者惡之故明所愛而賢良衆明所惡而邪僻滅是以天下治平百姓和集及其衰也行安簡易身安逸樂順於己者愛之逆於己者惡之故明所愛而邪僻衆明所惡而賢良滅離散百姓危覆社稷君上不度聖王之興而下不觀情君之衰臣懼君之逆政之行有司不敢爭以覆社稷危宗廟公曰寡人不知也請從士師之策國內之祿所收者三也景公信用讒佞賞無功罰不辜晏子諫曰臣聞明君望聖人而信其教不聞聽讒佞以誅賞今與左右相悅頌也曰叱死者勉為樂乎吾安能為仁而愈黜民耳矣故內寵之妾迫奪於國外寵之臣矯奪於鄙執灋之吏並荷百姓民愁苦約病而姦驅尤佚隱情奄惡蔽諂其上

故雖有至聖大賢豈能勝若讒哉是以忠臣之常有災傷也臣聞古者之士可與得之不可與失之可與進之不可與退之臣請逃之矣遂鞭馬而出公使韓子休追之曰孤不仁不能順教以至此極夫子休國焉而往寡人將從而後晏子遂鞭馬而返其僕曰嚮之去何速今之返又何速晏子曰非子之所知也公之言至矣翟王子羨臣于景公以重駕公觀之而不說也嬖人嬰子欲觀之公曰及晏子寢病也居園中臺上以觀之嬰子說之因為之請曰厚祿之公許諾晏子起病而見公公曰翟王子羨之駕寡人甚說之請使之示乎晏子曰駕御之事臣無職焉公曰寡人一樂之是欲祿之以萬鍾其足乎對曰昔衛士東野之駕也公說之嬰子不說公曰不說遂不觀今翟王子羨之駕也公不說嬰子說公因說之為請公許之則是婦人為制也且不樂治人而樂治馬不厚祿賢人而厚祿御夫昔者先君桓公之地狹於今修法治廣政教以霸諸侯今君一諸侯無能

親也歲凶年饑道途死者相望也君不此憂耻而惟圖耳目之樂不修先君之功烈而惟飾駕御之伎則公不顧民而忘國甚矣且詩曰載騶載駟君子所誠夫駕八固非制也今又重此其為非制也不滋甚乎且君苟美樂之國必衆為之田獵則不便道行致遠則不可然而用馬數倍此非御下之道也淫於耳目不當民務此聖王之所禁也君苟美樂之諸侯必或致我君無厚德善政以被諸侯而易之以僻此非所以子民彰名致遠親隣國之道也且賢良廢滅孤寡不振而聽嬖妾以祿御夫以蓄怨與民為讎之道也詩曰哲夫成城哲婦傾城今君不思成城之求而惟傾城之務國之亡日至矣君其圖之公曰善遂不復觀乃罷歸翟王子義而疏嬖人

嬖子

景公有男子五人所使傳之者皆有車百乘者也晏子為一馬公召其傅曰勉之將以而所傳為子及晏子晏子辭曰君命其臣據其肩以盡其力臣敢不勉乎今有

欽定四庫全書

晏子春秋
卷一

車之家此一國之權臣也人人以君命命之曰將以而所傳為子此雖樹別黨傾國之道也嬰不敢受命顧君圖之

淳于人納女於景公生孺子荼景公愛之諸臣謀欲廢公子陽生而立荼公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夫以賤匹貴國之害也置大立少亂之本也夫陽生而長國人戴之君其勿易夫服位有等故賤不陵貴立子有禮故孽不亂宗願君教荼以禮而勿陷於邪導之以義而勿湛

欽定四庫全書

晏子春秋
卷一

於利長少行其道宗孽得其倫夫陽生敢母使荼饜梁肉之味玩金石之聲而有患乎廢長立少不可以教下尊孽卑宗不可以利所愛長少無等宗孽無別是設賊樹姦之本也君其圖之古之明君非不知繁樂也以為樂淫則哀非不知立愛也以為義失則憂是故制樂以節立子以道若夫恃讒諛以事君者不足以責信今君用讒人之謀聽亂夫之言也廢長立少臣恐後人之有因君之過以資其邪廢少而立長以成其利者君其圖

之公不聽景公沒田氏殺君荼立陽生殺陽生立簡公殺簡公而取齊國

景公疥且癰期年不已台會譴梁丘據晏子而問焉曰寡人之病病矣使史固與祝佗巡山川宗廟犧牲珪璧莫不備具數其常多先君桓公桓公一則寡人再病不已滋甚予欲殺二子者以說於上帝其可乎會譴梁丘據曰可晏子不對公曰晏子何如晏子曰君以祝為有益乎公曰然若以為有益則詛亦有損也君疏輔而遠拂忠臣擁塞諫言不出臣聞之近臣嘿遠臣瘖衆口鑠金今自聊攝以東姑尤以西者此其人民衆矣百姓之咎怨誹謗詛君於上帝者多矣一國詛兩人祝雖善祝者不能勝也且夫祝直言情則謗吾君也隱匿過則欺上帝也上帝神則不可欺上帝不神祝亦無益願君察之也不然刑無罪夏商所以滅也公曰善解子感加冠命會譴毋治齊國之政梁丘據毋治賓旅之事兼屬之手晏子晏子辭不得命受相退把政改月而君病悛公

曰昔吾先君桓公以管子為有力邑孤與殺以共宗廟之鮮賜其忠臣則是多忠臣者子今忠臣也寡人請賜子州款辭曰管子有一美嬰不如也有一惡嬰不忍為也其宗廟之養鮮也終辭而不受

景公遊於麥丘問其封人曰年幾何矣對曰鄙人之年八十五矣公曰壽哉子其祝我封人曰使君之年長於胡宜國家公曰善哉子其復之曰使君之嗣壽皆若鄙臣之年公曰善哉子其復之封人曰使君無得罪於民公曰誠有鄙民得罪於君則可安有君得罪於民者乎晏子諫曰君過矣彼疏者有罪威者治之賤者有罪貴者治之君得罪於民誰將治之敢問桀紂君誅乎民誅乎公曰寡人固也於是賜封人麥丘以為邑

楚巫微導裔款以見景公侍坐三日景公說之楚巫曰公明神主之帝王之君也公即位有七年矣事未大濟者明神未至也請致五帝以明君德景公再拜稽首楚巫曰請巡國郊以觀帝位至於牛山而不敗登曰五帝

之位在於國南請齋而後登之公命百官供齋具於楚
巫之所商款視事晏子聞之而見於公曰公令楚巫齋
牛山乎公曰然致五帝以明寡人之德神將降福於寡
人其有所濟乎晏子曰君之言過矣古之王者德厚足
以安世行廣足以容衆諸侯戴之以為君長百姓歸之
以為父母是故天地四時和不失星辰日月順而不
亂德厚行廣配天象時然後為帝王之君神明之主古
者不慢行而繁祭不輕身而恃巫今政亂而行僻而求

欽定四庫全書

晏子春秋

卷一

五帝之明德也棄賢而用巫而求帝王之在身也夫民
不苟德福不苟降君之帝王不亦難乎惜夫君位之高
所論之卑也公曰商款以楚巫命寡人曰試嘗見而觀
焉寡人見而說之信其道行其言今夫子譏之請逐楚
巫而拘商款晏子曰楚巫不可出公曰何故對曰楚巫
出諸侯必或受之公信之以過於內不知出以易諸侯
於外不仁請東楚巫而拘商款公曰諾故曰送楚巫於
東而拘商款於國也

齊大旱逾時景公召羣臣問曰天不雨久矣民且有饑
色吾使人卜云祟在高山廣水寡人欲少賦斂以祠靈
山可乎羣臣莫對晏子進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靈山
固以石為身以草木為髮天久不雨髮將焦身將熱彼
獨不欲雨乎祠之無益公曰不然吾欲祠河伯可乎晏
子曰不可河伯以水為國以魚鼈為民天久不雨泉將
下百川竭國將亡民將滅矣彼獨不欲雨乎祠之何益
景公曰今為之奈何晏子曰君誠避宮殿暴露與靈山

欽定四庫全書

晏子春秋

卷一

河伯共憂其幸而雨乎于是景公出野居暴露三日天
果大雨民盡得種蒔景公曰善哉晏子之言可無用乎
其維有德
景公將觀於淄上與晏子閒立公喟然嘆曰嗚呼使國
可長保而傳於子孫豈不樂哉晏子對曰嬰聞明王不
徒立百姓不虛至今君以政亂國以行棄民久矣而聲
欲保之不亦難乎嬰聞之能長保國者能終善者也諸
侯並立能終善者為長列士並學能終善者為師昔先

君桓公其方任賢而贊德之時亡國恃以存危國仰以安是以民樂其政而世高其德行遠征暴勞者不疾驅海內使朝天子而諸侯不怨當是時盛君之行不能進焉及其卒而衰怠於德而并於樂身溺於婦侍而謀因堅刁是以民苦其政而世非其行故身死乎胡宮而不舉蟲出而不收當是時也桀紂之卒不能惡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不能終善者不遂其君今君臨民若寇讎見善若避熱亂政而危賢必逆於衆肆欲於民而誅虐於下恐及於身嬰之年老不能待於君使矣行不能革則持節以沒世耳

欽定四庫全書

晏子春秋

卷一

景公遊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若何滂滂去此而死乎艾孔梁丘據皆從而泣晏子獨笑於旁公刷涕而顧晏子曰寡人今日游悲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涕泣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勇者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則吾君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

迭去之至於君也而獨為之流涕是不仁也不仁之君見一諂諛之臣見二此臣之所以獨竊笑也

景公出遊於公阜北面望睹齊國曰嗚呼使古而無死何如晏子曰昔者上帝以人之沒為善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若使古而無死丁公太公將有齊國桓襄文武將皆相之君將戴笠衣褐執鉞耨以蹲行畎畝之中孰暇患死公忿然作色不說無幾何而梁丘據御六馬而來公曰是誰也晏子曰據也公曰何如曰大暑而疾馳甚

欽定四庫全書

晏子春秋

卷一

者馬死薄者馬傷非據孰敢為之公曰據與我和者夫晏子曰此所謂同也所謂和者君甘則臣酸君淡則臣鹹今據也甘君亦甘所謂同也安得為和公忿然作色不悅無幾何日暮公西面望睹彗星召伯常騫使禳去之晏子曰不可此天教也日月之氣風雨不時彗星之出天為民之亂見之故詔之妖祥以戒不敬今君若設文而受諫謁聖賢人雖不去彗星將自亡今君嗜酒而并於樂政不飾而寬於小人近讒好優惡文而疏聖賢

人何暇在。瑟弗又將見矣。公忿然作色不悅。及晏子卒。公出背而立曰。嗚呼。昔者從夫子而游。公阜夫子一日而三責我。今誰責寡人哉。

景公出遊於寒塗。賭死。嗚呼。然不問晏子諫曰。昔吾先君桓公出遊。賭饑者與之食。賭疾者與之財。使令不勞。力藉斂不費民。先君將遊。百姓皆悅曰。君當幸遊吾鄉。乎。今君遊於寒塗。據四十里之氓。殫財不足以奉斂。盡力不能周。後民氓饑寒凍餒死。嗚呼。相望而君不問。夫君道矣。財屈力竭。下無以親。上驕泰奢侈。上無以親。下上下下交離。君臣無親。此三代之所以衰也。今君行之。嬰懼公族之危。以為異姓之福也。公曰。然為上而忘下。厚藉斂而忘民。吾罪大矣。于是斂死。嗚呼。發粟於民。據四十里之氓。不服政。其年公三月不出游。

景公之時雨雪三日而不霽。公被狐白之裘坐堂側。陞晏子入見。立有閒。公曰。怪哉。雨雪三日而天不寒。晏子對曰。天不寒乎。公笑。晏子曰。嬰聞古之賢君飽而知人

之饑。溫而知人之寒。逸而知人之勞。今君不知也。公曰。善。寡人聞命矣。乃令出裘發粟與饑寒。令所睹於塗者無問其鄉。所睹於里者無問其家。循國計數無言其名。士既事者兼月疾者兼歲。孔子聞之曰。晏子能明其所欲。景公能行其所善也。

景公之時。熒感守於虛。期年不去。公異之。召晏子而問曰。吾聞之。人行善者天賞之。行不善者天殃之。熒感天罰也。今留虛其孰當之。晏子曰。齊當之。公不悅曰。天下

大國十二。皆曰諸侯。齊獨何以當晏子曰。虛齊野也。且天之下殃。固於富彊。為善不用。出政不行。賢人使遠。讒人反昌。百姓疾怨。自為祈祥。錄錄彊食。進死何傷。是以列舍無次。變星有芒。熒感回逆。孽星在旁。有賢不用。安得不亡。公曰。可去乎。對曰。可致者可去。不可致者不可去。公曰。寡人為之。若何。對曰。盍去冤聚之獄。使反田矣。散百官之財。施之民矣。振孤寡而敬老人矣。夫若是者。百惡可去。何獨是孽乎。公曰。善。行之三月而熒感還。

景公舉兵將伐宋師過泰山公夢見二大夫立而怒其

怒甚盛公恐覺辟門召占夢者至公曰今夕吾夢二大

夫立而怒不知其所言其怒甚盛吾猶識其狀識其聲

占夢者曰師過泰山而不用事故泰山之神怒也請趣

名祝史祠乎泰山則可公曰諾明日晏子朝見公告之

如占夢之言也公曰占夢者之言曰師過泰山而不用

事故泰山之神怒也今使人名祝史祠之晏子俯有聞

對曰占夢者不識也此非泰山之神是宋之先湯與伊

欽定四庫全書

晏子春秋

卷一

尹也公疑以為泰山神晏子曰公疑之則嬰請言湯伊

尹之狀也湯質皙而長顏以髯允上豐下偃身而揚聲

公曰然是已伊尹黑而短蓬而髯豐上允下偃身而下

聲公曰然是已今若何晏子曰夫湯太甲武丁祖乙天

下之盛君也不宜無後今惟宋耳而公伐之故湯伊尹

怒請散師以平宋景公不用終伐宋晏子曰伐無罪之

國以怒明神不易行以續蓄進師以近過非嬰所知也

師若果進軍必有殃軍進再舍鼓毀將殪公乃辭乎晏

子散師不果伐宋

景公畋於署梁十有八日而不返晏子自國往見公比

至衣冠不正不革衣冠望游而馳公望見晏子下而急

帶曰夫子何為遽國家無有故乎晏子對曰不亦急也

雖然嬰願有復也國人皆以君為安野而不安國好獸

而惡民毋乃不可乎公曰何哉吾為夫婦獄訟之不正

乎則泰士子牛存矣為社稷宗廟之不享乎則泰祝子

游存矣為諸侯賓客莫之應乎則行人子羽存矣為田

欽定四庫全書

晏子春秋

卷一

野之不辟倉庫之不實則申田存焉為國家之有餘不

足聘乎則吾子存矣寡人之有五子猶心之有四支心

有四支故心得佚焉今寡人有五子故寡人得佚焉豈

不可哉晏子對曰嬰聞之與君言異若乃心之有四支

而心得佚焉可得令四支無心十有八日不亦久乎公

于是罷畋而歸

景公射鳥野人駭之公怒令吏誅之晏子曰野人不知

也臣聞賞無功謂之亂罪不知謂之虐兩者先王之禁

也以飛鳥犯先王之禁不可令君不明先王之制而無仁義之心是以從欲而輕誅夫鳥獸固人之所養也野人駭之不亦宜乎公曰善自今已後弛鳥獸之禁無以苛民也

景公使圉人養所愛馬暴死公怒令人操刀解養馬者是時晏子侍前左右執刀而進晏子止而問於公曰堯舜支解人從何軀始公矍然曰從寡人始遂不支解公曰以屬獄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為君數之使知其罪然後致之獄公曰可晏子數之曰爾罪有三公使汝養馬而殺之當死罪一也又殺公之所最善馬當死罪二也使公以一馬之故而殺人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汝殺公馬使怨積於百姓兵弱於隣國汝當死罪三也今以屬獄公喟然嘆曰夫子釋之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

晏子春秋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晏子春秋卷二

內篇

諫下第二

景公藉重而獄多拘者滿圉怨者滿朝晏子諫公不聽公謂晏子曰夫獄國之重官也願託之夫子晏子對曰君將使嬰勸其功乎則嬰有壹妄能書足以治之矣君將使嬰勸其意乎夫民無欲殘其家室之生以奉暴上之僻者則君使吏比而焚之而已矣景公不悅曰勸其功則使一妄勸其意則比焚如是夫子無所謂能治國乎晏子曰嬰聞與君異今夫胡貉戎狄之蓄狗也多有餘寡者五六然不相害傷今束鷄豚妄投之其折骨決皮可立得也且夫上正其治下審其論則貴賤不相踰越今君舉千鍾爵祿而妄投之于左右左右爭之甚于胡狗而公不知也寸之管無當天下不能足之以粟今齊國丈夫畊女子織夜以接日不足以奉上而君

側皆彫文刻鏤之觀此無當之管也而君終不知五尺童子操寸之煙天下不能足以薪今君之左右皆操煙之徒而君終不知鍾鼓成肆干戚成舞雖禹不能禁民之觀且夫飾民之欲而嚴其聽禁其心聖人所難也而況奪其財而饑之勞其力而疲之常致其苦而嚴聽其獄痛誅其罪非嬰所知也

景公有所愛槐令吏謹守之植木縣之下令曰犯槐者刑傷之者死有不聞令醉而犯之者公聞之曰是先犯

欽定四庫全書

晏子春秋
卷二

三

我令使吏拘之且加罪焉其子往辭晏子之家託曰負廓之民賤妾請有道于相國不勝其欲願得充數乎下陳晏子聞之笑曰嬰其淫于色乎何為老而見弄雖然是有必有故令內之女子入門晏子望見之曰恠哉有深憂進而問焉曰所憂何也對曰君樹槐縣令犯之者刑傷之者死妾父不仁不聞令醉而犯之吏將加罪焉妾聞之明君莅國立政不損祿不益刑又不以私害害公法不為禽獸傷人民不為草木傷禽獸不為野草傷木

欽定四庫全書

晏子春秋
卷二

三

苗吾君欲以樹木之故殺妾父孤妾身此令行于民而法于國矣雖然妾聞之勇士不以衆彊凌孤獨明惠之君不拂是以行其所欲此譬之猶自治魚鱉者也去其腥臊者而已味墨與人比居庾肆而教人危坐今君出令于民苟可法于國而善益于後世則父死亦當矣妾為之收亦宜矣甚乎今之令不然以樹木之故罪法妾父妾恐其傷察吏之法而害明君之義也隣國聞之皆謂吾君愛樹而賤人其可乎願相國察妾言以裁犯禁者晏子曰甚矣吾將為子言之于君使人送之歸明日蚤朝而復于公曰嬰聞之窮民財力以供嗜欲謂之暴崇玩好威嚴擬乎君謂之逆刑殺不辜謂之賊此三者守國之大殃今君窮民財力以羨饌食之具繁鍾鼓之樂極宮室之觀行暴之大者崇玩好縣愛槐之令載過者馳步過者趨威嚴擬乎君逆之明者也犯槐者刑傷槐者死殺不稱賊民之深者君享國德行未見于衆而三辟著于國嬰恐其不可以莅國子民也公曰微大夫

寡人幾有大罪以累社稷今子大夫教之社稷之福寡人受命矣晏子出公令趣罷守槐之役拔置縣之木廢傷槐之法出犯槐之囚

景公樹竹令吏謹守之公出過之有斬竹者焉公以車逐得而拘之將加罪焉晏子入見曰公亦聞吾先君丁公乎公曰何如晏子曰丁公伐曲沃勝之止其財出其民公曰自蒞之有與死人以出者公恠之令吏視之則其中金與玉馬吏請殺其人收其金玉公曰以兵降城欽定四庫全書

晏子春秋
卷二

四

以衆圍財不仁且吾聞之人君者寬惠慈衆不身傳誅令捨之公曰善晏子退公令出斬竹之囚
景公令兵搏治當鴈冰月之間而寒民多凍餒而功不成公怒曰為我殺兵二人晏子曰諾少為聞晏子曰昔者先君莊公之伐于晉也其役殺兵四人今令而殺兵二人是殺師之半也公曰諾是寡人之過也令止之
晏子使于魯比其返也景公使國人起大臺之役歲寒不已凍餒之者鄉有焉國人望晏子晏子至已復事公

廼坐飲酒樂晏子曰君若賜臣臣請歌之歌曰庶民之

言曰凍水洗我若之何太上靡散我若之何歌終喟然歎而流涕公就止之曰夫子曷為至此殆為大臺之役夫寡人將速罷之晏子再拜出而不言遂如大臺執扑鞭其不務者曰吾細人也皆有蓋廬以避燥濕君為壹臺而不速成何為國人皆曰晏子助天為虐晏子歸未至而君出令趣罷役車馳而人趨仲尼聞之喟然嘆曰古之善為人臣者聲名歸之君禍災歸之身入則切磋

欽定四庫全書

晏子春秋
卷二

五

其君之不善出則高譽其君之德義是以雖事惰君能使垂衣裳朝諸侯不敢伐其功當此道者其晏子是耶
景公為長庖將欲美之有風雨作公與晏子入坐飲酒致堂上之樂酒酣晏子作歌曰穗乎不得穫秋風至今殫零落風雨之弗殺也太上之靡弊也歌終顧而流涕張躬而舞公就晏子而止之曰今日夫子為賜而誠于寡人是寡人之罪遂廢酒罷役不果成長庖

景公築路寢之臺三年未息又為長庖之役二年未息

又為鄒之長塗晏子諫曰百姓之力勤矣公不息乎公曰塗將成矣請成而息之對曰明君不屈民財者不得其利不窮民力者不得其樂昔者楚靈王作傾宮三年未息也又為章華之臺五年又不息也乾溪之役八年百姓之力不足而息也靈王死于乾溪而民不與君歸今君不遵明君之義而循靈王之跡嬰懼君有暴民之行而不睹長床之樂也不若息之公曰善非夫子者寡人不知得罪于百姓深也于是令勿委壞餘財勿收斬板而去之

欽定四庫全書

晏子春秋
卷二

六

景公春夏游獵又起大臺之役晏子諫曰春夏起役且游獵奪民農耜國家空虛不可景公曰吾聞相賢者國治臣忠者主逸吾年無幾矣欲遂吾所樂卒吾所好子其息矣晏子曰昔文王不敢盤游于田故國昌而民安楚靈王不廢乾溪之役起章華之臺而民叛之今君不革將危社稷而為諸侯笑臣聞忠不避死諫不違罪君不聽臣臣將遊矣景公曰唯唯將弛罷之未幾朝常尚

解役而歸

景公獵休坐地而食晏子後至左右滅葭而席公不說曰寡人不席而坐地二三子莫席而子獨塞草而坐之何也晏子對曰吾聞介冑坐陣不席獄訟不席尸坐堂上不席三者皆憂也故不敢以憂侍坐公曰諾令人下席曰大夫皆席寡人亦席矣

景公出獵上山見虎下澤見蛇歸召晏子而問之曰今日寡人出獵上山則見虎下澤則見蛇殆所謂不祥也晏子對曰國有三不祥是不與焉夫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所謂不祥乃若此者今上山見虎虎之室也下澤見蛇蛇之穴也如虎之室如蛇之穴而見之曷為不祥也

景公為臺臺成又欲為鐘晏子諫曰君國者不樂民之哀君不勝欲既築臺矣今復為鐘是重斂于民民必哀矣夫斂民之哀而以為樂不祥非所以君國者公乃止景公臺已成謂晏子曰吾欲與夫子燕對曰未祀先君

欽定四庫全書

晏子春秋
卷二

七